

馬爾薩斯“人口論” 和“新人口論”的批判

江 山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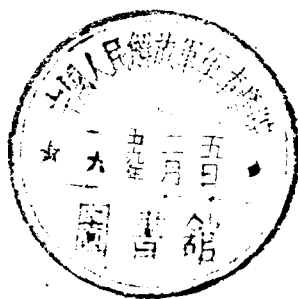
413737



2 019 0528 8

馬 尔 薩 斯 “人 口 論” 和 “新 人 口 論” 的 批 判

江 山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馬尔薩斯“人口論”
和“新人口論”的批判

江 山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01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1/32 印張2 9/16 字數50,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

統一書号：4074·261

定 价：(八) 0.22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目 录

引 言	1
一 对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批判	3
(一)馬尔薩斯“人口論”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对其荒謬、反动 实质的批判	3
(二)新馬尔薩斯主义者是壟断资产阶级的辯护士。馬尔 薩斯主义在旧中国的流毒	22
二 对“新人口論”的批判	39
(一)社会主义人口規律在我国的作用	39
(二)批判“新人口論”者的荒謬論点	58

引 言

近几年来,在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一些人口比較稠密的大城市,子女較多的父母有适当节制生育的要求。党和政府支持了这一合理的要求。1956年9月周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报告”中說:“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卫生部門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問題展开了适当的宣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我們提倡适当地节制生育,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更好地撫育和教养我們的新生一代。这同馬尔薩斯主义根本不同。馬尔薩斯主义者主張节育,是以反动的人口理論作为基础的。有一些中了馬尔薩斯主义流毒較深的人,認為我們提倡适当地节制生育,正是意味着馬尔薩斯“人口理論”的正确性或至少是部分的正确性,这是极端荒謬的;也还有一些人,原来就是馬尔薩斯的信徒,目前却以“新人口論”的姿态出現,認為我国人口太多,資金难以积累,妨害工农业的发展,如果不赶紧加以控制的話,則不能有或至少是推迟了社会主义的建成,这种論調,同样也是极端荒謬的。

如此,彻底批判馬尔薩斯“人口理論”和目前所謂的“新人

口論”^①，以正確地認識當前我國的人口問題，就不是沒有必要的。

① 在這本小冊子中批判“新人口論”的部分，集中地批判了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因為馬先生的“新人口論”集中地代表了“新人口論”者的基本觀點。

一 对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批判

(一)馬尔薩斯“人口論”产生的历史背景及 对其荒謬、反动实質的批判

十八世紀末叶(1798年),英国牧师馬尔薩斯发表了他那本一直被资产阶级人口学者奉为經典的著作“人口論”。这本书就它的最初形式來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它不过对于德福(Defoe),斯杜亚,湯生德(Townsend),富兰克林,瓦拉斯(Wallace)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学生样淺薄的,牧师样改头換面的剽窃。里面沒有包含一个創造性的命題。”^①奇怪的是,这些人的言論,一到馬尔薩斯的手里,馬上就受到资产阶级热烈的喝采,馬尔薩斯本人也由此而一举成名。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英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决定的。

十八世紀中叶,英国是一个拥有大量手工工場的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由手工工場阶段向大机器生产阶段过渡。馬尔薩斯发表“人口論”前后的那个时期——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正是“产业革命”以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日益普遍的发展,雇佣工人所受的剝削加深了,而且愈来愈多的原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4頁。

来使用手工工具生产的工人为机器所代替，引起了他們的失业。同时，由于机器的使用，又为資本家僱佣更便宜的劳动力——童工和女工創造了条件，这就不能不引起更多的成年男工失业。原来为数众多的独立手工业者，也被資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所排挤，陷于貧困破产的境地，加入了失业大軍的队伍。在农村方面，作为資本原始积累主要形式的“圈地运动”也在加紧进行着。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利用国家权力頒布了所謂“圈地法”，使大量掠夺农民土地的殘酷暴行成为完全“合法”的事情。大批被掠夺破产的农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除小部分“有幸”进入工厂或被大农場僱用外，大部分只得以乞討度日。这一个时期总的情况是：一面是資產階級的財富迅速地扩大和增长，另一面是劳动群众的失业、貧困和飢餓迅速地扩大和增长。就連当时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也不能不承認“財富数量的增加和幸福数量的减少”（西斯蒙第）。劳动群众貧穷困苦的增加，不能不引起他們对資本主义制度的不滿和反抗。当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傳到英国以后，立即就引起了象倫敦、格拉斯哥这些城市中的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欢呼，并且激起了象知識分子高德文和詩人华茨华斯这些人的热情。如当时一个貴族柯克班所說的那样：“一切事情，不是这件或那件，而确实是一切事情，都被吸引到这个事件中去了。”^①

英国的統治階級对于法国大革命，起初是兴奋，以为这样

① 轉引自罗納德·米克編，梁繼宗譯：“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頁。

就削弱了法国，巩固了英国在欧洲和世界的統治地位，但是，当他們看到了全国竟如此热中于法国大革命，就不能不为之震惊了。

1793年，高德文发表了他那本猛烈攻击私有财产制度的著作“关于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的研究”（又簡譯为“政治正义論”），他認為私有财产制度是違反正义原則的，是貧困罪恶的根源和人类理性的障碍；他相信人类社会必将因为私有财产制度的消灭，而达到完善。

1794年，法国康多塞又发表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观察”，对私有财产制度作了同样的攻击。

这些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給西欧的統治阶级带来了极大的煩惱和恐惧，他們迫切需要一种“理論”来为私有财产制度辯护，以此来对抗当时的进步思想，欺騙和麻醉对統治阶级日益不滿的劳动群众。这一任务由馬尔薩斯“担当”起来了。

馬尔薩斯在他的“人口論”（第一版）第一章中，一上来就“教訓”高德文、康多塞这些人。他說，这些人“違背了真理的本旨”，他們“憧憬着社会更幸福的状态，而以最魅惑的色彩繪画这社会的幸福”。他又說，他們“不用聪明才力，来討論剷除罪恶的最好又最安全的手段。人类要进向完成，就連在理論上，亦似有許多可怕的障碍，但对于这点”，他們“似乎一点亦不知道”，他們“所自許的，祇是肆意嘲笑現在一切制度”。①

馬尔薩斯在“人口論”中，“論証”了人类社会的貧困和罪

① 馬尔薩斯：“人口論”（第一版），中譯本，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頁。

惡決不是私有財產制度所造成的，而是他所謂“絕對人口过剩”這一永恒的“自然規律”作用的結果。

馬爾薩斯“人口論”（第一版）的主要論點，可以用他自己的原文簡括如下：

（1）“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力，是無限的較為巨大。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祇以算術級數率增加。略有數學知識的人，就會知道，與後一種力比較，前一種力比後一種力是怎樣的巨大。按照人類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規律，這兩個不平衡力的結果，必須保持平衡。”

“美利堅合眾國……那里，我們就發現了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我們且把它看作是原則。我們說，人口在無妨礙時每二十五年加倍，或按幾何級數率增加。”

（2）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如果不平衡的話，“在動物和植物的場合，這一規律的結果，就是種子的浪費、病害和夭折。在人類的場合，是貧窮和罪惡。”

“人口增殖力，既然如此超越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力，人類不免發生天死的事情。人類的罪惡……是破壞大隊中的前衛……。假如在撲滅人口的戰役中，它失敗了，就有疫病季，流行病、傳染病、黑死病以可怕的陣容衝向前來，掃除幾千萬人口。如果還不能完全成功，就有巨大的無可避免的飢饉，為其後衛，以一有力的衝擊，使全世界的人口與食物平衡。”

（3）“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的生產力這樣兩個力，天然是不平衡的。……在我看來，這就是社會走向完美途中不可克服的困難。……對於貫穿全生物界的規律，我看不出人類有何

种方法可以避免。……要想使社会上全体人们的生活，都安乐幸福而比較閑暇，不必担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資料的供給，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4)“富人无论怎样捐助，无论怎样牺牲，也不能在任何期間內，消灭社会下层階級——不論他們是誰——的貧困。”“英吉利的救貧法……可以說是供养貧民以創造貧民。”^①

在“人口論”的第二版中，馬爾薩斯除完全保留第一版的基本論点外，特別集中地反对当时的“救貧法”。他不承認处于失业、飢餓、貧困的劳动群众有任何的“生存权利”。他說：“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資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沒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会上並沒有为他設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② 馬爾薩斯极端仇視劳动人民的猙獰面目，在此完全暴露无遺。

关于阻碍人口增加的因素，除第一版中所謂“积极的限制”——貧困、罪恶、飢饉和瘟疫等外，在第二版里又加上所謂“道德的限制”——独身、延緩結婚等。据他說，这是为了“緩和第一篇論文(指“人口論”第一版——作者)中某些太苛刻的結論”。^③

① 馬爾薩斯：“人口論”(第一版)，中譯本，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1、2、5、7、8章。

② 轉引自羅納德·米克編，梁繼宗譯：“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7頁。

③ 同上書，第8頁。

上面这些就是如恩格斯所說的：“馬尔薩斯人口理論是最粗暴、最野蛮的体系，空前未有，是絕望体系。”^①

馬尔薩斯向資產階級吹噓說，如果劳动群众能够理解他的“人口原理”，那么“下层階級更安心于他們的悲慘处境。貧困就不会引起他們对政府和富有者的憤恨。他們也就不会有坚定的决心来进行反抗和造反……至于那些可恶的文字宣傳，就不容易把他們煽动起来。因為他們懂得：要想依靠革命来提高工資和家庭生活費是很难达到目的的”。^②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質，他自己在这里已經講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正因为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是如此忠誠地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它被当时的資產階級和今天帝国主义的壟断資產階級作为反对人民、反对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也就絲毫沒有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馬尔薩斯的“人口論”早就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痛斥，而且在社会經济发展的事实面前，已經宣告彻底破产。

馬尔薩斯的基本論点就是人口按几何級数(1, 2, 4, 8, 16, 32……)增加，生活資料按算术級数(1, 2, 3, 4, 5, 6……)增加。生活資料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首先，人口按几何級数增长，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說法，就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馬尔薩斯的“假定”。这一“假

① 恩格斯：“国民經济学批判大綱”，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5 頁。

② 轉引自阿·波波夫：“反动的人口論”，“学习譯丛”，1953 年第 10 期。

定”的根据是，他发现了当时美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了一倍”。他把这說成是普遍的定理，輕率地断言：“我們且把它看作原則，我們說，人口在无妨碍时，每二十五年加倍，或按几何級数率增加。”显然，这种以偏概全的論証方法，是不科学的。而且馬尔薩斯还隱瞞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美国人口所以增加較快，并不是自然增加的結果，而是西欧向新大陆大量移民的結果。曾經斥責馬尔薩斯为“必須加以唾弃的空虛的騙子”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过这点。他說，馬尔薩斯所引証的关于美国人口自然增加的唯一材料，事实上与自然增加并无共同之处，而是由迁徙所决定的^①。可見，馬尔薩斯立論的根据就是不可靠的。

如果說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話，人口每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應該是千分之二十八。但是，从十九世紀初期以来各資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来看，其中除了 1800—1871 年美国人口因其他国家大量移民，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千分之二十八以外，我們並沒有发现过这样高的指标。我們試将几个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各个时期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列表如下(見第 10 頁)^②，以見一般。

就以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来看，由于人民物質福利很高和医疗保健事业的普遍发展，人口死亡率很低，出生率高，人

① 參閱阿·雅·波雅爾斯基、陪·陪·舒舍林著：“人口統計学”，統計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7 頁。

② 本表数字取自王亚南：“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論与中国人口問題”，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3 頁；雅·約菲：“按人口計算的产量和长期計劃的某些問題”，經濟譯丛，1957 年第 3 期，第 10 頁。

主要的資本主義国家各个时期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長率(每千人)

国 家	1800—1871年	1871—1913年	1913—1949年	1950—1955年
英 国	13	11	5	2
美 国	29	21	12	17
法 国	4	2	—	2
德 国	9	12	—	11*

* 指西德

口的自然增長率比資本主義国家来得快，但也沒有达到上面說的那个指标。見下表①：

苏联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每千人)

年 份	自 然 增 长 率
1913	16.8
1926	23.7
1940	13.4
1950	16.9
1951	17.2
1952	17.1
1953	15.9
1954	17.6
1955	17.2

近几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虽然是最快的，但每年增长速度大約也只有千分之二十二左右②。

① 參閱苏联部长會議中央統計局編：“苏联国民經济統計資料汇编”，統計出版社1956年版，第239頁。

② 見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社論。

可見，馬爾薩斯關於人口按幾何級數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論斷，並沒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

如果說，世界人口果真按照馬爾薩斯所說的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話，那麼，從 1798 年到現在，世界人口總數應該是 500—600 億，但是實際上，1950 年世界人口總數只有 249,500 多萬，1956 年，也只有 273,700 多萬（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馬爾薩斯主義者一定會說，這正是由於生活資料不足，因而有所謂“積極的限制”和“道德的限制”妨礙了人口的增加。當然，沒有誰會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中間確實有不少人死於窮困、疾病和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也有不少人，由於找不到工作，或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很微薄，並經常受到失業的威脅，因而不得不節制生育或延遲結婚，甚至不能結婚。但是，必需指出，這些對人口增加的限制，決不是生活資料生產的不足所引起的，而是由社會財富只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否則，就不能解釋這樣一個事實：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財富和生活資料的生產比十八、十九世紀大大增加了，但失業、飢餓的人群卻擴大了，勞動群眾的貧困化卻加深了，人口的增殖率也降低了。更不能解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口增長速度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口增長速度快得多，但廣大人民所享有生活資料的丰度，不是降低，而是日益提高。

其實，馬爾薩斯也並不是要在人口增長速度問題上作什麼認真的研究，他無非是想用這樣一個論點來說明“人口的絕對過剩”，以便把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貧困、災難歸咎於自然，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辯護。

其次，馬爾薩斯關於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的論斷，也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他在論證人口按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幾何級數增長時，多少還抓住了當時美國的人口增長狀況作為根據——儘管這絲毫也不可靠，那麼，他在論證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時，就干脆依靠“假定”。生活資料為什麼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呢？馬爾薩斯在“人口論”（第一版）一書中是這樣講的：“我假定，因有尽可能良好的政策，因而開拓了更多的土地，因大大獎勵農業……生產物在最初二十五年間增加一倍，我想，這是頂多了，隨便那個，也只能要求我這樣假定。在第二個二十五年期間，決不能設想生產物能夠四倍（這是指達到原生產額的四倍——作者），關於土地性質的一切知識，都不容許我們這樣的設想。我們所能想象的最大限度，是第二個二十五年期間的增加額或許可以和原生產額相等。這雖然和事實相去甚遠，但我們姑且這樣設想吧……但這樣的增加分明是算術級數的。”^①在這一段話里，我們找不出任何實際材料，能夠看到的只是“設想”“想象”等字眼，而馬爾薩斯以此竟然就能夠作出土地生產物的“增加分明是算術級數”的結論，這實在不能不令人吃驚。

為便於理解馬爾薩斯這段話的意思，我們不妨試設一例加以解釋。設現有糧食產量為1億斤，按照馬爾薩斯的看法，在第一個二十五年期間，糧食還勉強可以增加一倍，由1億斤增加到2億斤。在第二個二十五年期間，就不能再增加一倍

^① 馬爾薩斯：“人口論”（第一版），中譯本，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10頁。

了，也就是說不能再由 2 亿斤增加到 4 亿斤，或者說不能增加到相当于現有粮食产量（1 亿斤）的 4 倍；至多只能增加一个和現有粮食产量相等的数額（即 1 亿斤），也就是說至多只能由 2 亿斤增加到 3 亿斤。至于說，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間，按照馬尔薩斯的看法来推論，就根本談不到由 4 亿斤增加到 8 亿斤；即使由 3 亿斤增加到 4 亿斤，可能性也是很小的。总之，現有粮食产量是 1 亿斤的話，那么，每經過一个二十五年，至多只能增加 1 亿斤，而且愈到后来，这种可能性就愈小。这也就是說，它最多只能是按照 1 亿斤，2 亿斤，3 亿斤，4 亿斤……的算术級数增长，而决不能按照 1 亿斤，2 亿斤，4 亿斤，8 亿斤……的几何級数增长。

馬尔薩斯的这种看法，是以“土地收入递减律”为基础的。所謂“土地收入递减律”，就是說，对土地增加資本和劳动，在开始时，或者有可能使农产物的收获量作同比例的增加，但如果繼續对土地追加資本和劳动，就不能使收获量繼續有同比例的增加，甚至到后来产量还会递减。很显然，这条“規律”忽視了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它是站不住脚的。

恩格斯在“国民經济学批判大綱”一书中就指出过，即使收获量的增加不一定跟劳动的增加保持相同的比例，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科学的进步是无限的。地球上現有的耕地經過科学的改良，可以增加六倍以上的生产。^①

① 恩格斯：“国民經济学批判大綱”，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44—45 頁。